

西岗文史资料

第 一 辑

政协大连市西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前 言

在中共西岗区委的领导下，在大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指导下，《西岗文史资料》现已出版。这是西岗区政协在文史资料工作方面迈出的可喜一步。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总理生前倡导和十分关心的工作。它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人民政协开创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为历史科学开创了一门新型的史科学。

我们征集、编审、出版的文史资料，本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以本地区史料为主的同时，对各界人士亲见、亲闻、亲历的各类史料广征博采。旨在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补充历史，教育后人，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

西岗区是大连市城区之一。古往今来，西岗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源远流长，蕴藏着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亟待进一步征集，尚望热心文史资料工作的各界人士，为抢救西岗区近百年来的各类史料积极撰写、踊跃惠稿，我们将不胜感激。

本辑所刊载的史料，多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内容可能不尽翔实，观点也可能不完全正确，加之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意见，以资改进。

大连市西岗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一日

目录

前 言

我的舅舅毛达恂……………李竞仁（1）

大连地区党领导下的

大众书店……………葛玉广（13）

关于大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

选集》的版本……………邹毅 胡克强（24）

抗日“秘密战场”上的尖兵

——记刘逢川烈士……………西岗区民政局（26）

抗日放火团中的基督教徒…王德良（49）

记我的父亲朱庆澜

诒赞共和的事迹……………朱 树（53）

目录

进军大西南记事.....	张丹彤 (62)
孟天成与博爱医院.....	王柏怀 (68)
解放前的西岗地区医院.....	王柏怀 (71)
日伪推行奴化教育琐忆.....	刘英琦 (74)
西岗公学堂.....	段贯铭 (79)
西岗地区早期的演出场所...	丁希文 (82)
我的足球运动生涯.....	马绍华 (90)
博爱市场.....	西岗区地名办 (96)
松山寺.....	西岗区地名办 (98)
大连市西岗区概况及沿革	
.....	西岗区地名办(101)

我的舅舅毛达恂

● 李竞仁

毛达恂是我党大连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

他是湖南省长沙县五美山人。他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母亲是他的二姐。

一九三四年，我十一岁。秋初的一天，妈妈给我换上一套较好的布衣裳，交给一只竹筐，里面是十个鸡蛋，还有包花生，几颗小菜，“走吧！到外婆家去看从上海回来的舅舅……”进了外婆家，看见一个穿着城市服装的人，我知道他就是从上海来的舅舅，悄悄地叫了声：“八舅！（按叔伯兄弟排行）”他把我拉到膝前，抚摸着我的头说：“福姐，三伢子（三小子）都这么大啦！要叫他好好读书，学会做事。”又笑咪咪地抓着我的手：“要听大人的话啰！有机会，舅舅送支钢笔给你。”那时自来水笔是希罕物，没想到，隔年我姨表姐从上海真的带来舅舅送我的一支很不错的钢笔。我好不高兴！

第二天一早起，不见舅舅了。妈妈说：“东方发白他就走了。他回来的消息不要同人家讲，怕坏人害外婆家。而且舅舅被坏人捉去要杀头的。”要杀头！我自然听妈妈的话。

有次姨妈告诉我：“八舅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就参加了那个（指共产党），毕业后就在外面跑，东一下西一下。你姨父介绍教书他不去，省里叫他当官他不去，谁都不懂他，为什么偏偏要干这砍脑袋的事。好险啊！好几次差一点抓走了。熊家老表劝他说：‘八爷！蛆婆子（粪虫）是拱不起石磨的。’他很自信，说不但拱得起，而且要把石磨（指国民党）拱翻。你外婆很疼爱他，他很孝敬外婆，但他有志向，不能守在粥里。离家的那天他对七舅（他的亲哥）说，‘家里的财产我一点都不要，只求好好照顾妈妈就行了。’以后一隔好几年才回家看看，来去匆匆，在家里逗留一天半天就走了，怕连累家里。”

一九五〇年元月，他回家看望多年不见的母亲。这时我的外婆已患半身不遂病。他这个大连市长回到家里，并没有带什么高贵礼物赠人。我记忆犹新，送我妈妈的是大连特产——两盒对虾片，两盒是一元多钱。给他妈妈的是两三瓶中药补丸，还有半瓶安眠片，因为外婆失眠。他在家呆了五天就走了。

他回大连不几个月，外婆不幸逝世。噩耗传来，他把我叫去。他双眼充满了悲哀，对我说：“你外婆活到建国以后才死，这是她最大的安慰，最大的福气。她是革命者的好妈妈，我参加革命，她始终是赞同的。这是政府发给的安葬费，你拿去从银行电汇。”“你不好再添些？”“不！你再拍个电报给七舅。要言简意赅。说我忙不能回去囑，

治丧莫铺张。”我都一一照办了。

一九五〇年初，他回家探亲返归大连前夕，我跟他住在长沙大西门×旅社。有一天早上我发现他在地上拾一个空香烟纸盒捏在手里。我立即意识到他要上便所。我赶忙拿一张信笺给他，他居然拒绝了，并说：“不要浪费信纸，烟盒不是很好？”“你现在是市长了，该讲究些！”他严肃说：“废物利用不是顶好么！比起家里农民用黄篾片揩屁股要好上天了”。

他生活过得俭朴，除了在行路的途中进饭铺买随便饭菜外，在常住地，从来不上馆子用餐。家里的伙食也一般。他在大连时，我不止一次听见他叮咛炊事员：要掌握菜金，一餐可以没有肉，但不可没有青叶菜，青叶菜营养丰富，既经济对健康还有益。

他的小轿车，连我的舅母也不让随便坐。记得有个星期天，我要同坐小轿车去看京剧。他说：“不行！车是国家配给我用的。”我钻上空子说：“为什么熊伯可以坐上去？”他解释说：“熊伯是六十岁的老人，我特意请他从长沙来大连玩玩，今天是星期天才第一次陪他去看剧。同时他初到大连街道不熟悉。而你恰恰相反，你满可以坐公共汽车去！票不是给你了，在中山广场。”

在我的记忆中有这样几件事，一九三七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他借机回到家乡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扩大党的影响。他的讲演结合了当时农民的实际情况，加上他说话的技巧，农民都听得入神。好多人感动的流泪。宣传给了农民很大的

政治启发。农民对征送壮丁的不合理提出反对。例如富豪家有三五个壮丁却一丁不出，偏偏抓穷苦人家的儿子。还有乡保利团买壮丁的名义，向农民多摊款，从中贪污，横征暴敛，不择手段。有次会上议决：选几个能说会道的，不怕事的到乡公所请愿，要求公布征款征丁（指征凭）数目，惩办贪污犯罪及为富不仁的坏分子等等。乡长当时被迫答应了照办。

这次请愿的行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再不敢象过去那么肆无忌惮了。

敌伪是狡猾的，乡长认定这次农民行动是由于舅舅的鼓动。为了保全乡党组织，他决定转移。我同他绕道浏阳到长沙县城。一路上好辛苦，我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脚都走跛了。我要小孩子脾气，蹲在路旁不走了。其实他比我更疲累。但他却强打精神给我打气：“东西归舅舅拿，你甩空手，走不动慢慢走，但不能蹲着不走。我讲个乌龟和兔子赛跑的故事给你听。”讲完了这个故事，又总结说：“凡事只要有恒，不停步地前进，终究会达到目的地。”说也奇怪，一边走一边听，把疲劳驱跑了，夕阳西下时，终于到了长沙城。

他将我领到一所已停办的育英小学校的楼上。满地书报乱七八糟撒着，墙壁上沾满了灰尘，屋脊晃挂满蛛丝网。他打开挂着的明锁，将门推开。说：“我就住在这里。”把我吓得一愣，人家都说城里人住洋楼，没想到舅舅住如此简陋的房子，窗玻璃两块破的，还有一格是空的；木板壁有好几处窟窿；靠窗那边摆着两张学生凳子，窗对面靠墙有一个木板床，挂着一个旧蚊帐。打开帐门一看，床上有床旧毡子，

铺上一张草席子；其他的是洗脸用具。抬头一看，屋檩上吊着一根看样子很结实的麻绳，每隔不远绕了个残圈套。我好奇的问：“这作什么用？”他说：“这叫飞天索，万一有事，缘它而上，从屋顶就飞走了。”啊，这就是他常讲的人必须居安思危的道理。

舅舅安排我睡地板上，好在蚊子极少，也太疲惫，倒下去就呼呼入睡了。天不亮，舅舅叫我去国民日报社排队批发报纸，拿到街上叫卖。报童很多，我这个乡下来的新报童，既不敢大声喊，动作又笨，怎么也挣不过老卖报的。因此，每天总剩些报，天天赔钱。舅舅看我不会卖报，把我送到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国宣传工作组当团员。不久当上了小八路。

几天后我去看他，只见房门大敞，桌凳、床没有动，行李全不在了。在墙缝里抠出一个小纸条，才知道他住在这里已被特务发觉，搬到大西门居民家去了。他的住宿迁徙较勤，忽东忽西，神出鬼没。他说，目前他们（指特务）不敢明目张胆迫害我们，但暗抓暗杀依然如故，必须严谨防范。

每次去看他，他总要讲些党的革命斗争史，有时也讲些他搞革命活动的经历。我还记得几个较完正的事——

你的伯外婆家是很有钱的，你大舅在厘金卡子里（海关税局）发了横财（指贪污）一跃成了地主兼商人。他们是不欢迎我的，但是害我的心还没有。毕竟是她的侄儿。不过很怕我出事受牵连。有次大舅劝我：“达恂，你读了一肚子书，凭你的能力到那里一官半职找不到，何要苦做提着脑壳跑的勾当。我介绍你到保安司令部去当官。你该找堂客了（指结婚）你伯妈娘家有个漂亮侄女……。”我说：“人各有

志，读书不一定为了做官，要我去当他们的官，轿子接不去。我愿意穿草鞋跑路，讨堂客还不到时候。”谈得不欢而散。我要走，他加重语气说：“你走吧！以后少来我家，我怕……”

长沙马日事变，我和几个同志陷在长沙城里，想逃出去又缺乏盘缠，我蓦然想起大舅怕我到他家里的弱点，这个是借钱的好去处。叩开门，叫了声：“大伯妈！”她万分惊恐，悄声说：“可怜呀！风声这么大、搜得这么紧，怎么还躲在城里等死！竟然还跑到我家来，有人吊尾没有？”我机灵答道：“连拐几个弯才把尾巴甩掉。伯妈借二十块钱，我赶快走。”“天呀！廿块，一千五百斤谷呀！”她感到很为难，手有点发抖，慢慢的伸向贴肉的衣裳里掏出一个小手帕，打开，无可奈何地点了二十元，强作笑地说：“拿去吧，快走，我算怕了你。”当天我们乔装生意人，分散出了城约会于湘赣边界红区会面。这笔钱，后来我在上海如数寄还了，所以伯外婆还夸我是个忠厚老实人。

有次舅舅说：“干我们这行的，长子矮子、胖子瘦子都得交；九流三教的规矩都要懂。只有这样，工作才方便。有次乘海轮到上海，钱用光了，在船上就挨了两餐饿。等到岸眼都饿得发黑。正在苦恼，一线希望出现在眼前：一个人提着大皮包，穿着西装革履，迈着绅士派头的步伐，文明手杖的起落，暗示他是青帮袍哥。我抢步上去喊了声大哥。他试探我是不是自己人，拿出三支香烟请我抽烟，我毫不犹豫地将中间的那支抽出来。他连声道：好兄弟！自己人……。我采取主动请他到餐厅吃饭，点了几个菜。吃罢，他争着会了帐。我正巴不得，说了句顺水人情话：谢谢你为东……”

“还有一次到武汉，身上只剩下几角钱，关系一时接不上。我花三角多钱买了根文明手杖，决定去拜码头。当我走进青帮头子的门口，取下礼帽翻个过拿在左手，右手拄着文明杖，象持千钧棒一般的一步一停撑着走进他的客厅。这形式是说来者困难如船搁浅撑不动。他一见就知道我是来求援的。让坐后说了些局里话，随即叫老满（袍哥称最小的兄弟）取十三元送我……我们这样做并非本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

舅舅谈到知识是随身宝的体会，说了这么一个故事——有次被迫逃往湘西，随身只带换洗衣裤和几块钱。当时城镇戒备森严，旅社检查很紧，何况我没有证明，因此，无法住旅社，也不愿住旅社。只好每天走到黄昏时晨，借宿于民家。有晚在一个世家人家宿，他儿子在油灯下演算数学，两手捧着下颏苦思，我轻轻走在他背后窥看。他昂起头来睥睨，漫不经心说：“你看！你懂吗？”“懂一点，但不一定解得出来。”其实我很有把握。学生起身让坐：“你做试试。”学生娇嗔地喊着：“爸！快来！他是教书先生！”主人把我请到正厅，攀谈很投机，谈话过程中，知道他是个穷秀才，思想倾向革命。他为了儿子下学期要高考，留我当他儿子的暑假教员。我乐得如是，因为我的脚被草鞋磨破了，身体疲惫不堪，正要休养生息。在他家呆了两个多月，儿子考中了，他对我很感激，结成莫逆之交，为在这条路线的来往建立了方便。

我们乡里有个革命烈士叫张义质，留下孤儿寡妇，不但生活有困难而且生存受威胁，因为反动派想斩草除根。组织

上暗将其母子送到长沙城渡过了危险期，后来考虑如此长久下去不能根本解决生活问题，因为小孩已属入学年令。正好在这时有个小学教员车元音要续弦，车是国民党员，但不参与谋害我党，甚至在紧要关头通风报信，于是舅舅暗着人作媒，使烈士遗孀与车结了婚，孤儿随母下堂。为了使孩子成人后能继承父志，孤儿取名为张继质。

后来车元音当了乡长，做人作风如故，对她母子照顾始终周到。解放后车元音携其母子来到大连工作。其时张继质初中毕业，后经党精心培育毕业于辽师，早些年就任讲师了。

一九三九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在白区的公开组织被迫撤离。地下工作随之更加保密，其时舅舅密居长沙大西门河街一杂货铺楼上，我以在姨表哥陈达平合营的永和粮行当学徒为掩护做联络员。有晚，舅舅乔装粮商出现在我面前（长沙有夜市），找我谈生意，看样品中留心无人注意交给我一个纸条。按其所示，次日晚八点闭市后我去见他，他告诉我：我回长沙三天了，为党搞活动经费在汉口买了一批货，雇民船运回长沙，中途遇暴风打翻了船，差一点淹死。昨天乡里来人，说乡公所逼你外婆供出我的去向，要供不出就抓人，还罚款。为了解除家里受害和我工作安全，派你下乡去制造我的死讯。同时安排如何作法，随后交我一封信，又说：“造成事实后，将信交你妈、姨妈、外婆。一定做得逼真，争取早日归来。”

次日侵晨我踏上归途，走得腿酸脚疼，黄昏时才到家，叫了声正在做晚饭的妈妈。我突然归来，使她既惊又喜：

“你怎么回来了，累了，快歇歇。”我没有回话，心呼呼发跳，在问自己，把假的说成真的对吗？不说，那么下乡的任务是什么？还是说吧！应该忠实任务。便扑通一声双膝跪在妈妈面前：“妈妈，八舅淹死了……”妈妈哭了，我也跟着哭了，全家都掉泪了。

第二天妈妈和我到了姨母家，姨妈半信半疑。我把翻船的详细情况讲了，顿时姨妈嚎啕起来，子女们对舅舅的不幸都洒下悲哀的泪。

我们把噩耗送到外婆家，外婆捶胸跺脚哭得死去活来。

商店离外婆家很近，我们买回迷信品——烧纸、香烛等为舅舅做了超渡。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有同情的，也少不了幸灾乐祸的家伙。

毛达恂淹死的消息扩散开去，人死无大祸，伪乡政府自然不来逼外婆了。

任务完成了，我决定要回县城，晚上只有外婆、姨妈、妈妈在睡房里，我把舅舅的亲笔信交给她们。悲后的喜可能带疯狂性，妈妈小声小气骂我，还轻轻给我两记耳光。谢谢姨妈挡架，拉开了妈妈。

妈妈照信尾上写的“阅后付炬”，烧了信。我说：“八舅一再嘱咐真象不要告诉七舅，因为他做郎中（中医）接触人复杂。你们悲伤的情态不可突然下降，和外人谈起他死的事还要表示很感伤。”

一九五〇年元月份探亲回大连前，住在长沙大西门的一家旅社。有一天，服务员打断他同朋友的谈话，说有个叫易瑞龙的求见市长。舅舅锁看眉头哼了一声，指着我说：“你

去！说我出去了。他是你爸爸的同年，你以这个关系去套他躲在什么地方。”易瑞龙我幼年时见过，我叫他同年伯伯。他先向我打了招呼，他面容尴尬，愁眉苦脸。他叙说了来意，主要请毛市长念同乡情，替他说说情，说土改委员会正要抓他……我假装同情的神态，说等我舅舅回来了一定好好转告，问他住在那儿，他只说住在亲戚家，不肯说出地址。

易失望走了，我舅舅回了话。舅舅打开了话匣子，“这个地主恶霸当过长沙县保安大队长，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我决不饶过他。”他眼睛正视着我又说：“早些年我在黎家坨差一点被捉的事，过去我和你谈过。”他这么一提，我想起过去他谈的这件事。一九四〇年秋初一个夜晚，舅舅宿于离长沙城卅里的黎家坨。子夜过后，汪汪的狗吠声把他惊醒，随之紧急敲门声，这时舅舅已掀起墙上的稻草帘钻出房外，越过墙轻悄悄地躲进隔两三块田远的有一人深的干芋头田里。约莫一餐饭的时间，听见脚步声朝芋头田径走来。紧跟着传来话音：“这家伙一定是跑了。”“不一定，也可能是易胖子（指易瑞龙）估计有误，害得老子们空跑。”“怕什么！反正少不了我们的差遣费。”狞笑声，脚步声都在微微的夜风中消失，狗吠声也随之平息。于是舅舅沿出来的路回到住处。主人老黎赞叹道：“你真机灵，等我起来，就不见你影子了。四个气势凶凶的家伙，一进门就指明要抓你，每个房子搜了都没有，又看没有后门，他们要走，我提出要打一个手续。有个大概是代班的瞪着鬼眼说人都没捉到，还叫打手续！便衣队没手续打。我老婆说，‘我家只开饭铺，从来不歇客，凭什么深

更半夜到我家捉什么人，要告你们的状。’那个代班的家伙手一挥：走吧！同堂客们（妇女们）讲无味。赶进城会天亮，操田径走近些……”在芋头田里听的“易胖子”，老黎讲的“便衣队”加上舅舅出城头看见易瑞龙坐马轿子进城去了，这三方对应，以后又经了解，证实这起事全由易瑞龙操演。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易于一九五〇年下半年被枪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份我回长沙探亲，有几个老农谈起毛达恂，感叹地说：“你八舅真是好人，五八年搞大跃进，他正住在家里——五美山养病。有天晚上农民出工吵闹得挺厉害被他听见了，他撑着有病的身子，沿着墙走到院子外，傍着一颗树站住了，看见许多黑影在朦胧的月色下晃荡，不时传来小孩的哭声和吆人的责骂声：挖！快挖！消极泡磨，找死，乖乖地干啦！’‘队长！我站不住实在没劲……’‘混蛋！一天六两米还说没劲！干，死也叫你死在田地里。’他曾听说过大跃进、吃食堂的真实情况，但那比得上今晚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呢！他百感交集，这样搞下去，得到的是什么呀！于是他赶忙喊来在工地的生产队长。队长如实作了反映：‘这是公社布置的大跃进任务，必须大闹声势，不管男女老少都得日夜出工，太小的小孩可以用带子系在母亲背上不影响妈妈出工。我们当干部的不是不晓得群众太苦了，身体都瘦了，有多少人犯了水肿病（这个时候如果说饿肚子那是犯法的）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谁反对谁挨斗。不这样上头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你八舅说：‘我知道了，你叫大家回去睡觉吧！已经十二点了，明天还要出工。由我负

责，明天我找公社书记。”第二天打发人把公社书记找来谈话，从那天起全公社停止出夜工……”

这几个老农加重语气说：“毛八公这回救活不少的人……”但恨上苍不公平，善人多得恶病，他患脑溢血临终前，痛得在地上打滚，乡亲们为他的死感到哀惜。

舅舅！我敬爱的舅舅！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留得丹心照汗青。我没有什么能耐，但一定竭尽余力工作，让舅舅在九泉下之灵得到一点安慰。

（作者系西岗区政协委员大连盛华灯具厂退休人员）

大连地区党领导下的 大众书店

● 葛玉广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八月二十二日苏军进驻大连，至十月中旬东北局派干部来大连，这中间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国民党为了达到占据大连的目的，把手伸进了这块地方，利用大连曾经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群众对祖国政治形势缺乏了解的机会，到处散布所谓“正统”谬论，攻击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蒙蔽、毒害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白全武、刘汉、方牧、吴滨、车长宽、吕广祥等一批与党组织已有接触的进步青年，相约会聚，决定组织起来，大力宣传革命思想。他们的具体措施，就是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开办大众书店。

苏军进驻大连的两天后，为使长期受奴化教育的大连人民迅速觉醒起来，白全武、车长宽到沙河口车家村找到曾经以经商为生的车升五商议开办书店，自己印刷出版书籍，宣传革命思想。车升五是车长宽的哥哥，当即同意了他们的主